

百姓记事

京城偶见「晋M」

■田红旗

渐近年关，我嗅到家的味道：汾酒飘香，陈醋召唤……

星期天，我推开屋门，从公寓楼走出来。

天依然晴空高阳，冬日里没有风的天气真美。

单位大院里那三条环形路，上班、遛弯，我记不清到底走过了多少遍，终日在办公楼和寝室之间往返，时间长了，总会有些厌倦。

门口的哨兵依然挺拔、庄严。从侧门里走出去，也无非是在超市之间往来，哪有那么多东西要买？

门外那条通向公园的道路走多了，也不觉其新鲜。不去公园我又能到哪里去？

那里有我喜欢的绿色、上下飘曳的风筝、悠闲消遣的游人……

置身图画时的心情，古树参天绿荫下，榆桑夕阳洒落旁。那里的一切依然令人着迷、流连忘返。

当我竟欲跨出门槛时，识别器里传出来“你无权出入”的声音。问了究竟，说是物业人员出门需要报备。

我只好把目光收斂在高墙以内，去再次欣赏那些早已厌倦的草草木木，希望能从那里找回曾经的乐趣。

这时的每一棵树，我都会仔细地观察它的粗细高低，想象得出它的纹理和年轮。

我把脚步放得不能再慢，希望在大院里会有更新鲜的事情发生。

106单元楼前的停车位上还是那么多车子，一辆也没多，一辆也不见少。

有一辆车走进了我的视线，它既不昂贵也不豪华，甚至上面布满了灰尘，乳白色的车身上去有些发灰，土里土气，能使我感兴趣的无非是它挂着“晋M”的车牌。

对一个漂泊在外的人来说，能看到自己家乡的车子是多么的幸运，而且这车停得离自己那么近！

我开始仔细观察车牌上的每一个字母或数字。它在我面前仿佛不再是单单几个阿拉伯数字，而是连接家乡的纽带、代表亲情的音符，就连车身上的灰尘也让我感觉那么亲切。

我慢慢地靠近它，开始仔细观察车牌上的每一个字母或数字。它在我面前仿佛不再是单单几个阿拉伯数字，而是连接家乡的纽带、代表亲情的音符，就连车身上的灰尘也让我感觉那么亲切。

失所游子。我好像从车身上闻到了家乡的味道，瞬感慨万千。闭上眼睛，这不再是一辆车，分明就是山西流动的版图慢慢地向我移来。

美不美家乡水，亲不亲故乡人！这到底是谁的车子？车主是运城哪里人？我真希望他家离我很近，又怕离我太远。

我是垣曲人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有事吱声，一定效力。一股暖流甜甜地注入我的心田。

“我是保洁，要不要我帮你把车子洗一洗？”

“留着它，那是我家乡带来的泥，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”听了他的话，再看着车身上的斑斑浮尘，我再一次流下了热泪。

我真的想家了。

凡人情思

走，回家过年

■王琦

我督促着女儿收拾行李，准备回老家过年，女儿皱着眉头问我：“爸爸，为什么要回家过年？”

我正欲长篇大论给女儿解释一番，可女儿补了一句：“老家可冷了，我不想回去。”

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，春节前后会出现十几亿人次的大迁移。过春节，可以说是中国人最高的节日仪式了。

也只有春节，才有回家的欲望，才有回家的期待，才有回家的执着，才有回家团圆的那份喜悦。

印象中，小时候，一进入腊月，奶奶就开始忙碌起来。腊八节那天，奶奶用八种谷子，还加了些面条，做成了我喜欢吃的腊八饭，这样既美味，也能顶饱。

都说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的确如此，过了腊八，考完了试，放了寒假，不是跟着母亲买新衣服，就是跟着奶奶扫房子。

除夕那天，我跟在父亲后面贴福贴对联，随后又看母亲和奶奶包饺子。奶奶给五个饺子里分别放了一个一分钱硬币，看我们谁能吃到，谁就赢。

晚上，母亲把好吃的好喝的都摆到了桌子上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等待着春晚的开始。

得及躲闪，手指被炸得麻麻的，耳朵也被震得嗡嗡响，我赶紧捂着耳朵，吓得跑进屋里看电视，让父亲继续放炮。

第二天，院子里到处都是红色的炮渣，也不能扫。我先跪在院子里给老天爷磕头，祈求老天爷保佑我们。

而今，近二十年过去了。我也早已走出学校成了家，成为一名父亲。现今，除了不能放鞭炮外，很多习俗依然保留。

而今过年，主角已不再是我们，而是我们的下一代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过年方式和形式。

或许多年以后，过年会有新的改变，但不论老家有多冷，不论交通多么不便，不论路上如何拥堵，不论跑了几趟火车和汽车，对家人的思念，对一家人团圆的渴望，会随着距离愈远而愈加强烈！

我看着女儿带着情绪的脸，蹲下来告诉她，老家虽然冷，但爷爷奶奶都在老家，老家是我们的根，一棵树有了根才会生长。

“没关系，我会把你最厚的衣服拿来，奶奶也准备好了电暖、电褥子。放心吧，不会冻着你的。”

“好嘞！”女儿咯咯地笑着，一如我小时候放烟花那般开心。

猪羊猪羊你别怪

■李程岗

入了腊月，猪羊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养了一年的猪和羊正是为家里出力赚钱的时候，该出槽的出槽，该出栏的出栏。

事实上，一头进了肉业社屠宰大院的猪，从一开始就嗅出了不祥的味道，无数猪的亡灵飘荡在它们周围，成扇的肉看得它们触目惊心。

同样也是赴死，羊就不这样。与猪崽们杀猪般的嚎叫相比，羊温顺认命多了。如果说猪是慷慨激烈赴死，那羊就是温柔平静领命。

杀猪是一门技术，专门杀猪的人民间称杀猪匠，也就是说，这好歹算个手艺吧。遇到好的杀猪匠是猪的福分，一刀致命，决不拖泥带水。

猪几十年，无数肉猪命断其手，从此练就了手到擒来的绝活，身上自然附了隐隐的杀气。一般猪见了老六自己先怂了，甚至自动放弃了反抗。

懂羊的无疑是牧羊的蒙古族族人，草原上的杀羊与别处完全不同，被称为最温柔的杀羊，不用刀，只用手。

2022年的第一天，阳光灿烂的四川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而在遥远的晋西南老家，老六的徒弟们早已接过了杀猪宰羊的营生，腊月里的猪羊也杀开了头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乐山沐川县，文友小云见识并分享了川地乡下杀年猪的场景。在遮天蔽日的沐川竹海丛林深处，用玉米面和菜蔬喂养了一年的猪，被不情不愿地诱出猪圈。

鹊雀楼

黄河儿女庆丰收



小小说

李主任

■淡亚军

自行车是当年最时髦很流行的交通工具，刚参加工作的我十分需要，而且谈好的对象，没有任何苛刻要求，只愿有一辆自行车。

这天中午吃完饭，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，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两张崭新的“大团结”递给我。

“干吗？这套玩意儿正时兴，人家叫研究研究，咱们叫润滑润滑。”

可是，究竟应该孝敬谁，奔哪个庙门呢？我忽然想起高中上学期间的好友的叔叔，现在是商业局的李主任。

“他呀，发愁也没用。拿上，去城里买些名牌烟酒吧。”

于是我便又像背台词般地说：“大家都说主任是个好领导呢。”

主任夫人仍旧那样淡淡地一笑，并且带了一种不满的神色瞅了我一眼。

幸亏来了“救星”。正在我为难的时候，又进了三个人，提着大包小包。

“同志们有事，请写上上面，拿来的东西请拿回去。不然，他回来就麻烦了。”

“不行、不行！”主任夫人着急地坐在椅子上摆摆手，“是不是让他亲自给你们送回去？”